

转眼间,兔年到了,我的第六个本命年来临了。

我属兔,我的奶奶和叔叔也属兔,祖孙三代人同一个属相,我家堪称“兔子窝”。小的时候,叔叔养过兔子,我记得善于打洞的兔子们后来掘开地洞逃跑了,为此叔叔还被奶奶指责一通,他们争吵的缘由就是脱逃的兔子,而当时才几岁的我目睹了这场因为兔子而产生的家庭喜剧,所以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兔子是一种可爱的小动物,三瓣嘴、大门牙、红眼睛、长耳朵以及短尾巴成为它们的标配。兔子跟狗、猫、猪、牛、羊一样,都是人类非常亲密的动物伙伴,有很多词都和兔子有关,比如“狡兔三窟”“兔子尾巴长不了”,还有“兔子不吃窝边草”等等,说的都是兔子。这种哺乳类兔形目兔科下所有的属的总称

吃过了腊八粥,我的母亲就着手要置办年货了,她会把平时积好的各种票证,从五斗橱的抽屉里拿出来看看,各式各样的票证,摊在八仙桌上,母亲没上过学,不识字,要我给她讲,鱼票、肉票、豆制品票、香烟票等等,各有多少张,这样看了以后,母亲心里就会有个数。父亲则会回到沈桂桥老家,与堂哥一起蒸年糕。

## 一碗糟扣肉

陈建琪

到了腊月的灶神节,也就是小年,母亲临睡之前,在老式的灶台上放供品,以前老式灶台上都留一个灶神位,点上三支香,等香点得差不多了,还会给灶王爷化元宝。从过小年开始,我们家的大门晚上就虚掩着,也不上锁,只在门上撑一根木棍。三个哥哥都不在家,大哥在武汉粮食学校,二哥在南京物资学校,三哥在苏北建湖插队。母亲会在灶台的铁锅里,放一碗饭,一碗菜温着,说不定,哪位阿哥回家,可以有吃的不至于挨饿。假如半夜里听到木棍咣当的倒地声,就知道有哥哥回来了。到腊月的廿七廿八,三个哥哥基本上都到家了。大哥回家,身上总有股羊膻味,铝饭盒里会有块牛肉;二哥鼓鼓囊囊的书包里,装满全国各地的红色小报,或者是一些没有封面的书,有《红旗飘飘》《静静的顿河》等;三哥带回来的都是鸡、鹅、鸭和蛋等农产品。

小年夜吃晚饭,母亲就吩咐三哥半夜去南河滨菜市场排队买青鱼,青鱼在年夜饭里是主角,青鱼鱼头放点粉皮烧鱼头汤,中段做红烧鱼、油爆鱼,尾巴烧红烧划水。那时候的排队,不一定是人在排队,而是放一只菜篮子,里面压一块砖,就算是排队。

大年夜中午吃得相对简单,下午两三点开始,母亲就要忙着祭先祖,礼毕,差不多是下午五点半,一家人开吃年夜饭。兄弟阿姐六个人加上父亲母亲,围坐八仙桌。母亲忙里忙外,先是八个冷菜,后面的八个热菜轮流上桌,蹄筋炒冬笋、糖醋排骨、青鱼头粉皮汤、青鱼杂烩炒大蒜、茨菇蒸咸肉……最热闹的一幕是,母亲端上来的一碗糟扣肉,立马被我们五个兄弟和父亲、姐姐一扫而光,父亲还开起了玩笑,把吃光的肉碗藏起来,母亲端着盆一盆大蒜炒猪肝上桌时,不见了糟扣肉,念念有词说:“糟扣肉好像还没有上。”回头看向灶间蒸笼里,明明少了一碗糟扣肉,又跑出来看八仙桌上也没有。母亲摸不着头脑之际,父亲才说,一碗肉,眼睛一眨,已经扫光了,于是笑着把藏着的肉碗拿出来……过去了这么多年,我们兄弟姐妹在一起吃年夜饭时,还常常会说起这碗好温馨的糟扣肉。

兔子,有家兔、野兔,有长毛兔、短毛兔,甚至还有大型兔和小型兔。

不久前看到一则趣闻,说澳大利亚的草原公害就是兔子,因为它们繁殖力太强,已经无法遏制它们种群的繁殖和对草场的破坏。这则新闻让我想起美国的鲤鱼,也同样成为当地外来物种引发的巨大公害。但鲤鱼和兔子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两种艺术原型,“鲤鱼跳龙门”是一代代举子的梦想,而兔子就更多了。

记得我在第二个本命年时,和我的女友首次拜见我没有文化的老奶奶,老奶奶问道:“姑娘,你属啥?”我的女友当时说:“我属兔。”老奶奶煞有介事地掐指一算,说出一番话来:“我的大孙子属兔,姑娘你属蛇,好!蛇盘兔,越过越富。”说这话时,我和女友都是现役军人,

我感到很没面子,于是气哼哼地跟奶奶说道:“您真是‘老迷信’,什么‘蛇盘兔,越过越富’呀!”现在看来,这个“蛇盘兔”的意象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屡见不鲜,而被没有文化的老奶奶很轻易地、快乐地告诉我时,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系列关于兔子的传说,比如《西游记》里著名的玉兔精,这是从嫦娥的广寒宫里逃下来的专门给唐僧制造麻烦的美女兔子。我甚至想起了《木兰辞》中结尾那几句著名的诗:“出门看火伴,火伴皆惊忙:同行十二年,不知木兰是女郎。”木兰最后幽默地答道:“雄兔脚扑朔,雌兔眼迷离;双兔傍地走,安能辨我是雄雌?”

多么有趣和幽默的咏兔诗啊!它跻身于著名的《木兰辞》的结尾,留给中国传统诗词中一个独特的意象以及著名的成语“扑朔迷离”。

兔子在儿童生活中成为孩子的伙伴,也成为童谣中特别重要的内容,比如我女儿小时候口中念念有词的是:“小白兔真可爱,两只耳朵竖起来,爱吃萝卜爱吃菜。”几句话就把小兔兔的意象和孩子的童年焊接在了一起。为此我写过一首童谣《不兔》:“有只小兔爱说‘不’,人们叫他‘不兔’。妈妈叫他扫扫地,小兔连说‘不不不’。爸爸催他做算术,小兔又说‘不不不’。爷爷让他浇浇花,他脑袋摇成拨浪鼓。小朋友约他去种树,‘不’字好像糖葫芦。不兔,真糊涂,‘不’字说多了,嘴唇再也合不住……”这首《不兔》一度还被评价为孩子们最喜欢

从小时候有过溜进人家院子偷摘几颗石榴的念头,到去年疫情期间,单位小同事送我两盒石榴当作“保供水果”,今年春节前,我在扫尘、贴年画等事项同时,还特地将两只保存完好的石榴装在一只盘子里,与其他物件搭配后放置在书桌上,成为房间里又一件新的清供。

我不擅书画,但手机可以将这份石榴拍成一组图片,随后被推送到几个微信群里,很快就赢来一片点赞,“好看,有味道”,更有文友配上绝妙的文字:“造物巧雕镂,殷勤在石榴。中妍宁暴露,外稳不轻浮。露液甘凝蜜,琼房密贮秋。非徒适人口,衎坐亦风流。”

赶紧查了出处,竟然为宋朝诗人孔武仲的佳作,而其实,在我最初的记忆中,石榴不过是乡野中的一种果品而已。



一卷成春 (中国画)

李知弥

我感到很没面子,于是气哼哼地跟奶奶说道:“您真是‘老迷信’,什么‘蛇盘兔,越过越富’呀!”现在看来,这个“蛇盘兔”的意象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屡见不鲜,而被没有文化的老奶奶很轻易地、快乐地告诉我时,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系列关于兔子的传说,比如《西游记》里著名的玉兔精,这是从嫦娥的广寒宫里逃下来的专门给唐僧制造麻烦的美女兔子。我甚至想起了《木兰辞》中结尾那几句著名的诗:“出门看火伴,火伴皆惊忙:同行十二年,不知木兰是女郎。”木兰最后幽默地答道:“雄兔脚扑朔,雌兔眼迷离;双兔傍地走,安能辨我是雄雌?”

多么有趣和幽默的咏兔诗啊!它跻身于著名的《木兰辞》的结尾,留给中国传统诗词中一个独特的意象以及著名的成语“扑朔迷离”。

兔子在儿童生活中成为孩子的伙伴,也成为童谣中特别重要的内容,比如我女儿小时候口中念念有词的是:“小白兔真可爱,两只耳朵竖起来,爱吃萝卜爱吃菜。”几句话就把小兔兔的意象和孩子的童年焊接在了一起。为此我写过一首童谣《不兔》:“有只小兔爱说‘不’,人们叫他‘不兔’。妈妈叫他扫扫地,小兔连说‘不不不’。爸爸催他做算术,小兔又说‘不不不’。爷爷让他浇浇花,他脑袋摇成拨浪鼓。小朋友约他去种树,‘不’字好像糖葫芦。不兔,真糊涂,‘不’字说多了,嘴唇再也合不住……”这首《不兔》一度还被评价为孩子们最喜欢

最有趣的一尊镀金兔得自于中国文联2011年春节大联欢百花迎春的人民大会堂活动,这是一只系着腰鼓的开心的兔子,红腰鼓上有一个“福”字,

街”。这是西街的一条支巷,宽不过丈余,一色的石板路,两侧并无商铺,皆为人家,其中有座石板桥,位于小巷东端一个拐弯处,桥头几户人家皆依水而立,敞开的后院里,大多栽培着各色蔬菜花木,其中就有石榴树。

是,你无须讶异,这些石榴,曾勾引得我们无法自持。记得那年,我刚升入四年级,开学不久的一天,我和几个伙伴一起上学,踏上小桥后,看见汪家好婆的后院里,那两棵石榴树上缀着一颗石榴,经过一场夜雨的洗刷,齐齐闪发出黄里透红的光泽,不禁怦然心动。“要不,我们去摘几颗来尝尝味道?”个头最高的大林率先提议,“我们下桥后,可以沿着河滩溜进小院里。”我们顿时争相呼应,并付诸行动。谁知,我们这些鬼鬼祟祟的举止,恰巧落入汪家好婆眼里。好婆早已退休,平日就在家操持家务,那天早

上正在房间里忙碌,她透过后窗,一眼看透了我们的心思,但她非但不怒,反倒探出头来,对我们笑意盈盈地说:“现在的石榴还没熟透哩,过半个月你们再来,我送你们每人一只石榴!”

小兔子咧着大嘴,敲着腰鼓笑得非常开心。从此,它们在我的书房里形成一个有趣的兔子家族,用各自不同的质地,用兔子固有的眼光关注着我和我的书房,以及我日常的生活。

上一个本命年我刚刚60岁,那是2011年,也是我离开工作岗位的年纪。那一年,我惊喜地发现身边中国作协的工作人员中居然有11个人成为属小兔子的孩子的爸爸妈妈,我这“老兔子”为了欢迎同属兔的小不点,便为每只“小兔子”订阅了一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《婴儿画报》,这是我送给他们的礼物。因为有一年我和著名的童话作家、老前辈严文井在北京中山公园的一个书市上给孩子们签名售书,我坐在严文井的身边,他笑着告诉我:“我是大你36岁的‘老兔’,所以我所有的签名都要写上‘老兔严文井’。”我自然就变成了“小兔高洪波”。一晃到了我60岁那年,我为身边这些工作人员的11只“小兔子”送上一只“老兔”的祝福,该是一种多么幸福和开心的事啊!屈指算来,这批小家伙应该快上学了。

兔年到了,一到兔年我就七十二岁了。人生七十古来稀,作为一个七十二岁为孩子写作的属兔的作家,我对兔年的到来表示真诚的欢迎,我由衷地希望大家喜欢兔子,喜欢这种像和平鸽一样具有温暖安静性格的小动物,这是十二生肖中一个特别有中国气派的象征。不说别的,仅就老北京文化中那快乐慈祥的兔爷,就足以代表这个属相所有的祝福了。

再次感悟到石榴的非常之美,则是在以后的生活中,尤其是最近一二年来,我们在遭遇了一场疫情袭击的非常时期。去年初夏,我家小区出现感染者被封控,居委干部和志愿者们纷纷组织起“保供”行动,我原来的一位小同事也特意送来不少物品,其中竟有两大盒装得妥妥的石榴。她在微信里告诉我,这些石榴是她家乡的特产,不仅品质上佳,而且保质期长:“师父,你尽管想出花样吃,需要的话我再送你一些!”

再次感悟到石榴的非常之美,则是在以后的生活中,尤其是最近一二年来,我们在遭遇了一场疫情袭击的非常时期。去年初夏,我家小区出现感染者被封控,居委干部和志愿者们纷纷组织起“保供”行动,我原来的一位小同事也特意送来不少物品,其中竟有两大盒装得妥妥的石榴。她在微信里告诉我,这些石榴是她家乡的特产,不仅品质上佳,而且保质期长:“师父,你尽管想出花样吃,需要的话我再送你一些!”

小同事的大气细致让我深为感动,而我也非常知趣地计算着吃,最后还留下两只,被我装饰成一份清供,寓意着:“祝天下的年轻人,以后也会多子多福;祝所有的朋友们,生活如石榴花一样红红火火,日子像石榴籽一般甜甜美美,长长久久。”

明日请看一篇《米糕、松柏与聚宝盆》。

新年的清供 责编:吴南瑞

经过三年疫情,我的好朋友最近终于回沪探亲。她从上海给我发来诱人相片,有生煎包,有一种不知什么小吃,中间还贴心而恼人地插了一句“我在上海想你”。

我也想念上海了。上一次回上海,还是2018年的11月,距今已四年多。因为后来有疫情的阻隔,反倒让那次回国的记忆愈发甘美。

那次我带我的女儿礼美,母女二人去,既不是我从前独自回国,也不是带着三个孩子一起,而是只与女儿作伴去,因为她要看11月在上海的弗拉明戈(西班牙舞)演出,她的老师被邀请到上海。而我正好是11月生日,一同回国,在众多的亲戚簇拥中,度过了一个幸福的生日,席间满盘的大闸蟹至今在我脑海熠熠闪烁橙色光芒,散发故乡芬芳——要知道,大闸蟹在日本作为外来物种,并不允许被销售,前阵子东京一家中国物产店刚被罚款取缔,因为私自销售。

伴随大闸蟹以及生煎包、荠菜馄饨的回味,那几天上海的幸福日子经常被我忆起,尤其是在一个晚上,我牵着女儿的手,走在西藏大厦附近。7岁就离开上海的我,其实记不清上海的路名,因为那次住在西藏大厦万怡酒店,所以只知道是在那一带。那个晚上神奇的感受也许至今记忆犹新,人生会有一些高光时刻,对于演员也许是舞台上掌声雷动,对于情人可能是浓情蜜意春宵,而还有一种“高光”由心灵感受而来。

很多人在中年后有这种感慨,那就是比起实际年龄,内心总还有未成熟的自己——事实上,作为一个多面立体的人,内在一定是有层次的。少年的自己,青年的自己,甚至童年的自己,可能共存于一个苍老的身体。

那个秋深初冬的晚上,我抬头看上海的天空,那样熟悉亲切,仿佛我从未离开过上海,对于事实上已过中年并且身旁有一个比我当年岁数更大的女儿,实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受。7岁的我对上海的依恋,和50岁的我对身旁多了一个女儿的感慨,碰撞交织,让眼前的夜色如梦似幻。

在沪期间,陪女儿去看了她朋友参加的弗拉明戈演出,地点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。那天我和女儿二人外出,打车时十分困窘,因为我的手机里没有微信支付,也没有下载打车软件,在街头,眼睁睁看着车来车往,无从下手,眼看要迟到,不禁对身旁的男士说:我们从海外来,不会打车,您能帮我叫一辆吗?对方狐疑地看我一眼后还是帮我们了,感谢上海的人情味。

因为去看弗拉明戈展,还结识了上海一家咖啡店的主人,我们在那个有钢琴的咖啡店度过了午后。当时计划着,要回上海办一个小音乐会,为了让亲戚们可以现场听到礼美弹唱。

匆匆数日,回到日本,2020年1月原来准备回上海过春节,我甚至还和表妹说好,要在大家春节聚餐时,我突然地进去,看亲戚们惊喜。然而全球疫情开始,不得不取消了行程,自那以后,世界受疫情阻隔,回国暂成了奢望。

这几天,礼美在东京举办了第一场公演,“Limeism 礼美新春音乐会”,弹唱原创双语歌曲,受到中日观众好评。而什么时候能去上海举办一场小型音乐会,让亲友们现场一起鼓掌,依然是一个未竟的愿望。

我的好友回沪后除了给我发来各种美食相片,还在朋友圈晒了一首歌:“带我回上海,带我回上海,回到我的心之所向,犹记彤光满路华灯初上,夜空有钻石闪耀,我合起眼就在那里与你相望……”

带我回上海

带我回上海